

《紅旗頌》作者呂其明 傳承紅色基因 謳歌祖國與人民歷70載不動搖

●1965年，「上海之春」國際音樂節首演《紅旗頌》。(上海市文聯提供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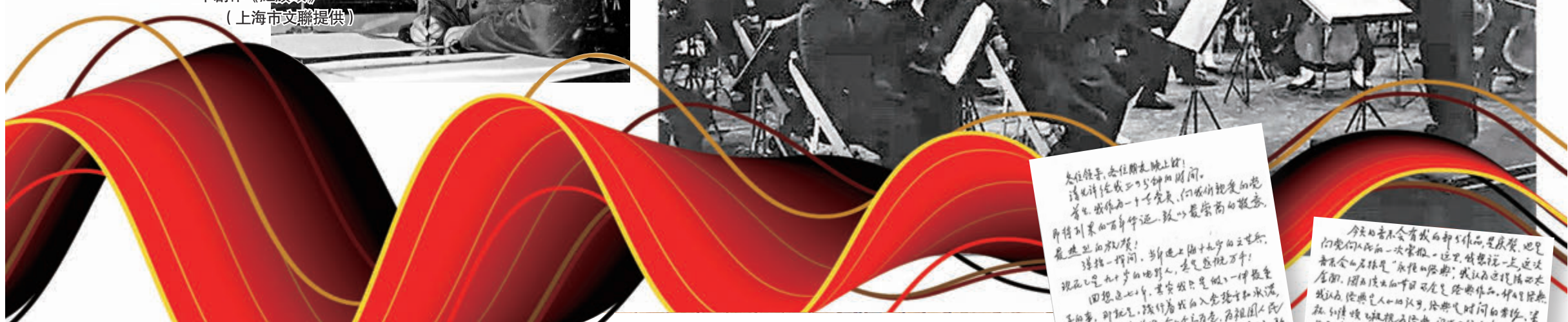


紅色文化漫談系列之四



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
特別報道

●上世紀六十年代，呂其明在上海新樂路的家
中創作《紅旗頌》。
(上海市文聯提供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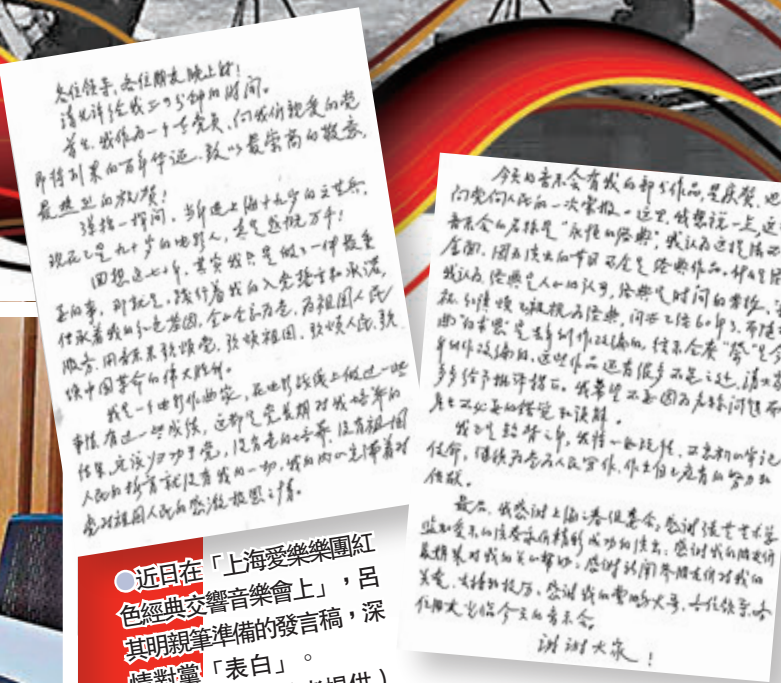
中國原創的交響樂中，有一首樂曲在每一場重大節日慶典儀式、每一次國慶閱兵、每一場重要晚會，幾乎從不缺席。嘹亮的小號奏出的引子響起，總讓人心潮澎湃，甚至熱淚盈眶，這就是著名作曲家呂其明的《紅旗頌》。迎接中國共產黨建黨百年之際，幾乎所有的紅色經典音樂會，特別是《紅旗頌》的誕生地上海，都會將這首樂曲放在重要的位置演繹。而當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到正在演出籌備中的呂其明時，這位91歲的大師談得最多的還是自己近兩年的新作，並表示，七十年的創作歷程，他只做了一件最重要的事：「那就是踐行着我的入黨誓言和承諾，傳承着我的紅色基因，用音樂來歌頌黨、歌頌祖國、歌頌人民，歌頌中國革命的偉大勝利。」

●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帆



●呂其明在演出前觀摩指導排練工作。(上海市文聯提供)

●近日在「上海愛樂樂團紅色經典交響音樂會」上，呂其明親筆準備的發言稿，深情對黨「表白」。(受訪者提供)



精修作品 不敢輕言經典

去年以來，為了能夠將作品的最好狀態呈現給觀眾，向建黨百年獻禮，呂其明不厭其煩地對自己的作品進行精修。特別是《白求恩在晉察冀》，儘管只有短短的17分鐘，但仍反覆修改不計其數，其間還主動召開專家討論會，直到樂團開始演出前才暫時擱下了筆。前不久，在上音歌劇院演出的「上海愛樂樂團紅色經典交響音樂會」上，作為第37屆上海之春國際音樂節的參演音樂會之一和「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紅色經典劇目展演季」的壓軸演出，上海愛樂樂團演繹了呂其明的不少經典作品，包括《紅旗頌》、《鐵道游擊隊》、《白求恩在晉察冀》和絃樂合奏《祭》。演出結束後，呂其明在觀眾的熱烈掌聲中，登台致辭。出乎大家意料的是，這次他還準備了5分鐘的發言稿，特別指出，音樂會的名稱有「經典」一詞不太全面。在他心中的經典是經得起「人心的認可，時間的考驗，經典是不能亂封的」，而這次演出的《白求恩在晉察冀》、《啊，故鄉》和《紅旗頌》不同，「都是新作，還有很多不足之處」，仍然希望大家幫助他，繼續提出意見。回首自己的藝術之路，呂其明還深情地對中國共產黨「表白」：「我在電影歌線上做過一些事情，有過一些成績，這都是黨長期對我培養的結果，應該歸功於黨。沒有黨的培养，沒有祖國人民的教育，就沒有我的一切。我的內心充滿着對黨、對祖國人民的感激報恩之情。」

回首自己的藝術之路，呂其明還深情地對中國共產黨「表白」：「我在電影歌線上做過一些事情，有過一些成績，這都是黨長期對我培養的結果，應該歸功於黨。沒有黨的培养，沒有祖國人民的教育，就沒有我的一切。我的內心充滿着對黨、對祖國人民的感激報恩之情。」

●呂其明在作品《白求恩在晉察冀》的研討會上，介紹自己的創作理念。(上海市文聯提供)

「我不求我的作品籠罩什麼耀眼的光環，只要它伴隨時代的脈搏跳動，融入社會的和鳴，並被廣大聽眾所接受，所喜愛，所鍾情，這就是我的希望和追求。他們的認可與讚許是我最大的欣慰，也是對我最高的褒獎。為祖國，為人民而寫作，對我來說，絕不是一句過時的口號，而是終生的天職和使命。」

熟悉呂其明的人都知道他的多重身份。他是年僅10歲就入伍的新四軍老戰士，是1945年就入黨的老黨員，亦是參與迎接上海解放的文工團骨幹。作為新中國培養的第一批交響樂作曲家之一，呂其明從1951年就開始從事電影音樂創作，先後為影片《鐵道游擊隊》、《紅日》、《白求恩大夫》、《城南舊事》、《雷雨》等60多部電影作曲配樂，另還創作了《鐵道游擊隊》、《霓虹燈下的哨兵》等十多部大中型交響音樂作品。當記者問起他創作的感受，他謙遜地回應：「以前已經講太多啦。」但提到自己的新作：90歲創作的《白求恩在晉察冀》、91歲推出的絃樂合奏《祭》，他又滔滔不絕起來。

鯨背之年譜新曲《祭》

呂老告訴記者，步入鯨背之年還能思如泉湧，靈感來自2020年國家的兩件大事：一是戰勝了疫情；第二是全面脫貧。「這兩件事情，對我這樣一個老人來說，特別感慨。」尤其是在新春佳節的喜慶氣氛過後冷靜下來，他的內心深處產生了一種悲憫：「我今年91歲，還能活到今天，是一個很幸福的老人。但是我們很多的戰友倒下了，他們沒有活到今天，包括我的父親。所以我就陷入深深的思考，我現在要做點什麼？」他說，曾經有一個晚上徹夜未眠，千言萬語最終化成了一曲絃樂合奏《祭》。「在所有人都慶祝勝利時，我們絕對不能忘記英勇犧牲的革命先烈。」

至於《白求恩在晉察冀》，顧名思義是為了致敬抗疫一線的「白衣戰士」。呂其明以自己多年前為電影《白求恩大夫》創作的配樂為素材，創作了一首單樂章的隨想曲。呂老向記者強調，《白求恩》在他心中的分

量，和《紅旗頌》同等，「這是姊妹篇，創作目的是共同的，就是歌頌祖國、歌頌人民、歌頌偉大的黨。」

父親投身革命英年早逝

在迎接中國共產黨建黨百年之際，中共中央決定首次評選頒授「七一勳章」。記者採訪期間，恰逢全國29名提名建議人選公布，呂其明就是其中之一。獲悉這一消息，老人激動之餘一再表示：「這是黨對我的厚愛，更是激勵與鞭策，在晚年要加倍努力報答黨的恩情。」歷數呂其明70年來的作品，95%都是主旋律作品。對於自己身上傳承的紅色基因，呂老一直引以為傲，而引領他開啟紅色道路的，就是父親呂惠生。

呂其明回憶，畢業於北大的父親呂惠生在「七七」事變後就投身抗日救亡運動。1940年初帶著全家投奔新四軍。1945年，由於叛徒出賣，呂惠生不幸被捕，在獄中寫下了大義凜然的詩篇：「忍看山河碎，願將赤血流。煙塵開敵後，撲撲展名猷。八載堅心志，忠貞為國酬。且喜天破曉，竟死我何求。」英勇就義時，年僅43歲。父親的榜樣在前，也讓呂其明立志做一個堅定的革命者。1945年9月1日，在一個老鄉家的菜油燈下，15歲的呂其明和六位戰友面對一面黨旗，舉起右手莊嚴宣誓：為共產主義而奮鬥終身！令老人終生難忘的，還有1949年5月26日，他19歲生日當天，跟隨着陳毅將軍的野戰軍南下進入上海，並見證了次日新上海的誕生。當時，他正在華東軍區文工團擔任小提琴手。「那種興奮和高興的勁兒真是沒法用語言來描述！」

為《鐵道游擊隊》配樂揚名

1949年，上海電影製片廠成立，呂其明所在的華東軍區文工團集體轉業到上影廠，開啟了他人生新的樂章——電影音樂創作。1956年，電影《鐵道游擊隊》開拍，導演趙明邀請26歲的呂其明擔任作曲。他坦言自己當時膽怯又激動，但機遇總是留給有準備的人，因為讀過很多遍小說原著，對過去的游擊隊員的生活也很熟悉，呂其明為《鐵道游擊隊》的配樂

成為他的成名之作，特別是那首《彈起我心愛的土琵琶》，他獨闢蹊徑，創造了既有抒情的旋律，又有戰鬥氣氛的風格，成為幾代人都會哼唱的名曲。

每每回憶起這次成功的創作，呂其明總是歸功於「生活是創作的源泉」，而他的創作就是滲透了他對生活的關注和藝術的轉化。他說，《彈起我心愛的土琵琶》裏用到許多山東民歌的元素，源於解放戰爭時期他在山東度過的幾年時光。「我當時用業餘時間搜集了大量的山東民歌、戲曲，研究當地音樂的調性和語言，成為了我寶貴的創作素材。」

《紅旗頌》逾半世紀長演不衰

如果說《彈起我心愛的土琵琶》和諸多電影音樂讓呂其明名揚全國，那麼《紅旗頌》則讓他享譽世界，成為中國交響樂的一張名片。記者從上海市文聯了解到，創作於1965年的《紅旗頌》當初是一道交給呂其明的「命題作文」。那年，「上海之春國際音樂節」開始公開徵集演出節目。主辦方在挑選各單位上報的初選節目時，認為其中主旋律作品數量不夠，質量不高。於是，賀綠汀等音樂人，點名將創作任務交給35歲的呂其明。為創作好該曲，他試圖尋找一個表現「紅旗」主題的切入點。由此，英勇就義的父親、前赴後繼的先烈、開國大典上冉冉升起的五星紅旗，以及雄壯的《國歌》旋律，如同電影般浮現在腦海中。最終，他僅用了一周左右就完成了初稿。創作過程中，他還認為要尊重中國老百姓的欣賞習慣，因此將創作重心放在旋律的表現上。

《紅旗頌》於1965年在第六屆「上海之春」開幕式上首演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，至今長演不衰。不過，並不是所有人都知道，自那以後，呂其明從未停止過對作品的修改，直至2019年才最終定稿。很有紀念意義的是，相隔54年的第36屆「上海之春國際音樂節」上，定稿後的《紅旗頌》也成功首演。今年以來，呈現在觀眾面前的《紅旗頌》就是最終版。「在尾聲配器中，加強了國歌的旋律，讓愛國主義的激情更顯澎湃，氣勢更為磅礴。」



●呂其明大師正接受記者訪問。

呂其明簡介

生於1930年5月，10歲隨父參加新四軍，194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。1949年後任上海電影製片廠小提琴演奏員，1951年調入北京電影製片廠，從事電影音樂創作，1955年回上海電影製片廠任作曲。1959年後，任上海電影樂團副團長、團長，並進入上海音樂學院攻讀作曲和指揮。1964年畢業後任上影廠作曲、音樂創作室主任。《城南舊事》的音樂創作於1983年獲第三屆中國電影金雞獎最佳音樂獎，《廬山戀》的插曲《啊，故鄉》和歌曲《你應當留下什麼》獲全國優秀歌曲獎。2011年榮獲第八屆中國音樂金鐘獎終身成就獎。2019年獲中共中央組織部評選的「全國離退休幹部先進個人」稱號。



●1940年代，呂其明在華東軍區文工團擔任小提琴手。(上海市文聯提供)

寄語新一代：心中多一點人民

對呂其明來說，主旋律創作不是一項任務或者應酬作品，他也從不考慮報酬和名利，而是傾注心血，用真情實感謳歌美好與崇高。有人曾和他開玩笑，《紅旗頌》若是按著作權法收費的話，他現在或許是千萬富翁了。呂其明卻並不這麼想，自創作之初，他就將《紅旗頌》視為「公物」，任何單位演出都不收費。總譜、分譜都出版了，也從不收費。「我覺得我的作品有人喜歡指揮、有人喜歡聽，我就滿足了。我現在生活非常開心，國家給我退休工資，我不買房子、不買地，也沒有高消費，我要那麼多錢幹什麼？所以我現在很快樂、輕鬆，生活很自在。享受人民對作品的愛，大家喜歡我，我很開心！」

時光荏苒，如今參與演奏呂其明作品的藝術家已經越來越年輕。當問起對後輩們有什麼期望，呂其明首先開明地表示，年輕人要有年輕人的思考，不一樣。但若說一點期許，他說道：「我希望他們心中多一點人民，多考慮一點群眾。」他一直認為，自己的作品能被普通聽眾所接受和歡迎，只因為他對黨、對祖國、對人民的情感在樂曲中產生了交匯和共鳴。面向未來，呂其明強調最多的還是他仍將繼續堅持創作：「作為一個共產黨員，只要身體好，腦子不糊塗，我就會寫下去。」